

鄭子清遊一寨

七場古裝戲

(根據國英原劇《鄭子清外傳》移植)

廈門名劇團

PDG

郑子清断案

时 间	明 代。
地 点	青州堂宜县。
人 物	郑子清 崔成子 张子人 郑夫双 庆三老 艾春兴 刘根长 金知府 班头 衙役甲 衙役乙 酒保 中军 二府差、四核尉

第一场 疑 案

时	某日上午。
地	堂宜县大堂。

〔大幕启。

〔衙役甲躺在公案上睡觉，签筒作枕，文具散于地上。

〔班头上。

班 头 (念) 新官上任三日整，
衙门关闭冷冰冰；
原来新官去暗访，
昨夜归来有叮咛。

(呼唤)喂！班内兄弟，快来快来！

〔衙役乙应声上。

衙役乙 班头！要挂放告牌了是呢？
班 头 新老爷回衙，伺候听差！（拍醒衙役甲）起来！
〔衙役乙端堂椅给班头坐上。

衙役甲 噫！（起，唱）
听见堂上人叫声，
待阮翻身都起来看——

班 头 熬！家内无猫，老鼠翘脚！
衙役甲 今日再放假，莫得和我伙佬吵……（躺下）

衙役乙 新老爷回衙了，再睏先吃一百棍！

衙役甲 啥！（跳下来）县老爷返来了！

班 头 听我说。这个郑子清老爷到任三日来，一不拜上司衙门，二不会绅士显贵，却去民间暗自私访。昨夜回衙，透丰顺叫我去回话……看样子还是一个清官！

衙役乙 好！你我当差多年，连换几君个知县，不是脏官便是阎官。早就想跟一个清官积点清阴德！

衙役甲 要好再来一个清官！你我当差多年，为来为去赚钱为本！

衙役乙 满脸钱贯纹，到尾绝子孙！

衙役甲 当差不为财，不如回去撑竹杠跟壁株肚脐！

衙役乙 积德才对！

衙役甲 赚钱才是！

〔甲乙两人要争执。〕

班 头 免诤！听我说。郑老爷若真是清官，咱就跟他积德；他若再是贪官，咱就跟他赚点钱。这叫做“德”、“财”兼备！

甲、乙 横竖都有利，你看风向！哈……

〔郑子清声：“呵！”〕

班 头 老爷出堂了！站两边伺候！

〔郑子清怀抱大印上。〕

郑子清 (唱) 展试探花曾扬眉，
出任韦州主府治。
只为随岳父弹劾严嵩，
连贬三级到堂宜。

众 役 (喊堂威) 噢！

郑子清 呐喊做什么？

班 头 启禀老爷：您初到堂宜，初次升堂，兄弟人为您喊班助威！

郑子清 为官者坐在清廉，不需吹捧助威。以后升堂，不必喊班，记下！（上公座）

〔衙役们急忙将签筒等物摆回公案。〕

班 头 (陪罪) 小的该死！才次兄弟人……

郑子清 看见了。这桌，除了审案，别无所用，平时作卧榻，正是物尽其用，何乐不为！

班 头 (端回堂椅) 请老爷上坐！

郑子清 上坐下坐，一样是坐。（下座，坐）

众役 是！是！是！（垂手立定）
郑子涛 （点鼓）一、二、三！这县衙单凭三个人站班？
班头 哎，老爷！（说唱）

堂宜县，原有三班衙役二十几，
无奈只发钱粮无油水，缺折费，
这个溜腔那个仙，
剩阮三个不成对，
带咧站班喊堂威！

郑子涛 可悲可叹！

（唱） 奸党弄权手心凶，
祸及堂宜民遭殃；
不疑小二县衙门，
明镜空悬也反常。
我岂能姑息冤事无动于衷！

〔堂鼓响。艾春兴喊：“冤枉！”〕

班头 嗨！老爷不在，无掛放告牌；老爷回衙，喊冤就吵
来！（看过）禀老爷，有一民妇击鼓喊冤！

郑子涛 叫她进来！

班头 这？伟老爷上坐升堂！

郑子涛 既然不喊班助威，上坐下坐一样问案。

衙役乙 老爷，您是一县父母官，下坐审案有失尊严！
郑子涛 在上司面前，老爷我不能不跪下说话，在这堂上，
办事能有座位就好，何必计较尊严。

衙役甲 （自语）自我做衙役，不曾看见这种县老爷！

郑子涛 不必多言，快唤喊冤人进来！

班头 遵命。（传）喊冤人上堂来！

艾春兴 我苦！（唱）

披麻带孝上公堂，（上）

欲哭无泪好心酸！

大人！冤枉，冤枉！（跪）

衙役甲 （一楞，旁白）艾春兰！

艾春兰 （抬头看公案，疑问）这间县衙门吗？

班头 正是堂宜县公堂！

艾春兰 县衙门，无娘大人……

班头 无卖“大人”卖纸马。

艾春兰 唔，娘无大人吗？

班头 你不要自顾总看在高头，者，县老爷坐在这搭！

艾春兰 唔！民妇艾春兰有冤，县老爷做主做主！……

（爬过去，扒在郑的膝盖上，干泣）

郑子清 本县未曾坐在堂上，你也不用跪下。

艾春兰 叩谢县老爷。（起立）

郑子清 艾春兰，有何冤情你诉来！

艾春兰 容诉！（唱）

民妇家住在东关十字街旁，

父母命媒妁言配夫常三郎。

夫君他在外经商昨夜归来，

三更时贼强人明火执杖起祸殃

三郎一命亡！

贼强人越墙逃走，

吓得我胆战心慌。

求老爷慈悲平为阮洗雪这冤枉！

郑子清 呵！你夫常三郎，昨夜被强人杀死？

艾春兰 是。杀人要命，以命还命！

郑子清 你可以得那强人是何模样吗？

艾春兰 当时，民妇昏倒在地……不知。

郑子涛 既然昏倒在地，从何得知强人是越墙逃走？

艾春兰 嗯？民妇醒来之时，看见大门拴死，可以猜得是越墙逃走！

班 头 这厝的门栓，敢是设在门外？

艾春兰 家口门栓在门内，哪有设在门外的呀！

郑子涛 这就奇了！强人不拔门栓出大门，却要“越墙逃走”！你这话该当如何找证？

艾春兰 三更平眠人睡静，惟有民妇自己作证！

郑子涛 既是明火执杖，岂会不惊动左邻右舍？

艾春兰 这？嗯！近邻庆三老汉可以作证！

衙役甲 着！老爷，庆三老汉是酒店的头家，和这个民妇相隔壁厝，做人忠直很老实！

衙役乙 哼！找庆三老汉做证人，姦输向佛讨涎！

郑子涛 这话怎说？

衙役乙 老爷，这个庆三老汉，平时爱酒如命，迁气胆小如鼠！

班 头 人说庆三老汉，“三盅酒落腹，敢跟皇帝起坦横目”！

郑子涛 唔！好一个借酒壮胆的老汉！

衙役甲 老爷，待小的去拖庆三老汉来作证？（欲走）

衙役乙 怕者是！老爷无答应，谁敢拖干证？

艾春兰 无拖干证，阮厝一命要算谁的账？

班 头 煞！这那有象咧着人命哈！

郑子涛 （一想）艾春兰，本县自会令人前去验尸，尸体先行入土为安。候待查明案情，报舒凶手，为你丈夫报仇就是！

艾春兰 民妇才给县老爷树“韦天”大匾！

郑子涛 (发笑) 我郑子涛, 只有败的命运, 却无“福”的福份! 你且回去。

(艾春冬礼谢, 暗自一笑, 下。)

班 头 老爷——

郑子涛 (示住) 你等速去安挑验尸!

众 役 遵命。(同下)

郑子涛 一宗无头公案!

(唱) 东关命案非偶然难解此中疑团!

常三郎在外经商把家还,

却为何更深夜转起祸端?

艾春冬披蓑带孝来报案,

却为何干泣无泪肠欲断?

庆三性情懦弱胆小怕事,

却为何偏要卷他入祸漩?

要断此案非寻常还需周折一番!

着! 到庆三老汉酒店中饮酒!

(场布落。)

第二场 祭 访

时: 次日。

地: 庆三酒店。

(场布名: 中布前。)

(崔成上。)

崔成

(唱) 八府巡案扮布衣，
选能任贤诛恶吏。
查过韦州升政事，
寻访于涛到堂宜。

本案崔成。为访贤能郑子涛，来到堂宜县邑。耳闻郑大人到任以来，连日下落民间暗访，昨日回衙，便有突报东关杀人命案。本案倒要先看口，郑大人县如何断此疑案！

〔张千上。〕

张千

禀大人——唔，崔相公，小的探知，新任知县郑子涛，微服下落东关，现在庆三酒店独自饮酒。

崔成

照计行事，带路直去庆三酒店！

张千

跪打这地来！（引崔成下）

〔中幕启：酒店。酒牌背西写有“休谈国事，莫论人非”的文字。〕

〔郑子涛独酌。〕

郑子涛

(叹息) 作恶但需一霎时，断案如理万缕丝！

〔崔成上。〕

崔成

权奸当道月昏黄，除恶务尽日明光！（故作惊讶）
啊！这不是郑子涛年兄么！

郑子涛

唔！素不相识，因何口称年兄？

崔成

小弟崔功。当年科场之上，我俩同时出仕！

郑子涛

唔口口，崔年弟涛同坐！（分坐）

崔成

唔！小弟只委一个小口的县令，倒是年兄沐浴皇恩，
金展玉试，飞黄腾达！

郑子涛

(苦笑) 我是运交华盖，流年不利，四品知府降三级，贬到这个堂宜县……不知年弟所治何邑，到此

何事？

崔成

我么！只因得罪了严嵩……唔，已被革去功名前程，成了一个白丁，滞留贵邑，已有多时。

郑子涛

倒是同命相连！（唤）酒保过来！

〔“来了！”酒保上。

郑子涛

再添一盅酒，一付杯箸。

酒保

就来！就来！（下）

崔成

年兄，涛早起来，不到茶坊饮茶，却到酒店独酌，莫非夜间不眠，借酒解愁吗？

郑子涛

唔，不提也罢！

〔酒保进酒上，复下。

郑子涛

来，看在同科的缘份，共饮此杯！（同饮）

崔成

年兄，看你长吁短叹，烦闷异常，以小弟猜来……

郑子涛

酒间猜谜，也是乐事，那你就猜来！

崔成

（唱）兄有心事弟未猜，

东关命案疑难解？

郑子涛

唔！年弟可算得上料事如神，一猜就中！

崔成

方才说过，滞留贵邑，已有多时了！

郑子涛

（唱）论此案蛛丝马迹无得见，

是真且假实难辨。

只有庆三老汉可供询内情，

（插白）可是，这酒家胆小怕事！

正不知如何才能使他吐真言！

崔成

（唱）曾闻庆三以酒壮胆，

三杯酒落腹胆大无边！

郑子涛

（喜）借酒壮胆，能吐真言？妙计！酒家何在？

酒保

在咧！（上）客官，有何吩咐？

郑子涛 烦请庆三老汉来此一叙。
 酒 保 就来（喊）头家，客官有请。
 庆 三 （声）要酒你温，要菜你分，老汉我咧抱外孙。
 酒 保 是。客官，阮头家无闲可出来，告罪告罪！
 崔 成 （与郑相会忌）就说故人特来拜访！
 酒 保 就来！（喊）头家，故人特来拜访！
 “呔来！”庆三上，一手茶壶一手茶碗。
 庆 三 （念）是非只为多开口，
 以茶代酒且浇愁。
 崔 成 庆三老伯，学生崔功这地有礼。（施礼）
 庆 三 还礼！（不相识）相公是……？
 崔 成 去年曾与结义兄弟来此饮酒，难道老伯忘怀了？
 庆 三 （端详）老汉我老眼昏花，认不得相公，也记不得
 贵友是哪一位……
 崔 成 就是在外经商卖布的常三郎啊！
 庆 三 （一惊）常三郎！老汉告退……
 崔 成 怎样呢？
 庆 三 贵友常三郎，前夜身亡……真说恰妥当！
 崔 成 死讯已知，学生与老伯同样悲伤！
 庆 三 唔，人死不能复生，相公忍痛节哀！
 郑子涛 言之有理！故友重返，该着举杯共饮！
 崔 成 是也！（通杯）学生先敬老伯！
 庆 三 失礼，失礼，老汉我已戒酒了。
 酒 保 客官，阮头家是以茶代酒，只能饮茶相陪！
 郑子涛 唔！古人有诗，“寒夜客来茶当酒”！
 崔 成 学生是远方来客，今日这茶“当”不得酒！
 酒 保 今日君是茶当不得酒，我就着回家吃自己！

郑子沛

这话怎说？

酒保

阮头家曾因酒后失言，这酒店让人砸过一次！

郑子沛

让什么人砸过一次？

酒保

就是丰州金知府的妻舅刘——

庆三

呃！站边头去！

崔成

既然如此，老伯饮茶，我俩饮酒！

庆三

沛，沛。（共饮）

崔成

敢问老伯，我那个常三郎嫂如今怎样呢？

庆三

艾春冬么！老汉我不甚知晓……

崔成

老伯的为人有口皆碑，善良正直，嫉恶如仇！

郑子沛

是！您与她乃是近邻，必定会有耳闻风传？

酒保

客官！（示酒牌背否）“休谈国事，莫论人非”！

崔成

这？小哥，你再添一壶酒来！

酒保

话况在头里：阮头家无饮酒的时节，过树下都怕树叶掉下来砸着头壳；三杯酒送腹，敢跟皇帝起坦横目——

庆三

着说话！去搭你的酒！

酒保

（自语）我君免吃自己，假你爱生刺！（下）

崔成

〔崔成举杯，三人同饮。〕

郑子沛

兄长，这酒果然甚好！

庆三

“迎风三里醉，开罇十里香”！

（俚涎欲滴）我无加戒说，庆三酒店的烧酒，远近闻名，不曾让人嫌半句！

崔成

这话可仗，半句没假！（唱）

—— 杯酒入口沁人心，

郑子沛

（唱） 酒和万物又和人。

崔成

（唱） 醇香味美称仙品，（干杯）

郑子涛

(唱) 滋润爽口提精神。(干杯)

{酒保进酒上，斟酒。

崔成

来，趁烧！(呷一口)噢！这酒不同！

酒保

同是一缸酒，有啥不同？

崔成

(再饮一口)不同，酒质较差！(授眼色)兄长，你说是不是较差？

郑子涛

(会意)嗯，差多了！

崔成

小哥，快去换酒，原顶两壶那种好酒！

酒保

冤枉！明是一缸酒，那有好坏之差！

崔成

明不同！

郑子涛

不同！不同！

酒保

明同同！

崔成

明……老伯，到底同不同，你做公道人！

郑子涛

着，试酒不算饮！

酒保

头家，你只好开荤！

庆三

试酒不算饮？开荤？(一杯饮干)

郑子涛

这一壶，你再喝着呗。(斟酒，递杯)

庆三

(再干，将胡须)好酒！

酒保

明同同！

崔成

长兄，你斟错壶了！(斟酒，递杯)老伯，是这一壶！

酒保

(欲阻)这杯酒再喝落去，就是三杯酒落腹——

郑子涛

试酒不算饮三杯！

庆三

不算饮三杯？

崔成

斟错壶，理当试这一壶！

庆三

没错，没错，该饮！(又一饮而尽，醉忘)我无加减说，庆三酒店的烧酒，远近闻名，不曾让人嫌半句……

酒保 拱半日，还是三杯酒落腹！
 崔成 （给酒壶）小哥，这壶酒去换，就会同七七！
 酒保 （接酒壶）地闹热嚟！
 （崔成推酒保下。）
 崔成 （一思，假装悲伤，背人揩泪）……
 郑于涛 崔贤弟，今日幸会，理当开怀畅饮，何故再度悲伤落泪？
 崔成 元七七，未有悲伤！（归座）
 庆三 （摇头）酒给假的，话也给假的，明日流眼泪，还说无悲伤！
 崔成 唔，跟你讲也无用！
 庆三 （拍案而起）崔相公，有何为难之事，你尽管说来，老汉我一力担承！
 崔成 呵！老伯。（唱）

可叹义兄常三郎，
 邻里俱说他死得冤枉！
 有心县衙去告状，
 怎奈缺凭难进大堂！
 世道衰落无公正，
 知情又怕事袖手一旁！

庆三 （难忍）他说什么？
 郑于涛 （唱） 知情又怕事袖手一旁，
 要是你老丈有是不同！

庆三 （猛喝一杯酒）去告！老汉我给你作干证！
 崔成 难得老伯见义勇为，仗义执言！
 郑于涛 但需先明证言，方可为死者鸣冤告状！
 庆三 哼！（唱）

三杯酒下腹激起我怒火满腔！

骂一声艾氏春兰不贤姑娘！

勾搭成奸害亲夫丧尽天良！

鸣冤作干证老汉我陪同前往！

〔酒保进酒上。〕

郑子涛 那奸夫是谁呢？

庆三 (唱) 背有靠山一豺狼，
就是那个刘——

酒保 (急喊) 头家娘来了！

庆三 唔！嗯？(唱)

不讳楚不敢仗口雌黄……

〔庆三踉跄欲跌，酒保急扶搀。〕

崔成 这搭坐！这搭坐！

酒保 若再坐，就生祸，我就得求乞讨清康！（扶庆三下）
〔张千上。〕

张千 相公，穷途无亲，稽迟不得，还是赶路要紧！

郑子涛 呵！尚未请问崔年弟，往后作何打算？

崔成 不瞒年兄，小弟两袖清风，在韦州投亲不遇，只好漂泊他去，设法回乡。

郑子涛 愚兄倒有一个两全的办法，不知年弟肯否笑纳？

崔成 愿闻年兄赐教。

郑子涛 本县缺一夕案，欲屈尊暂当衙门，待日后呈报恩师，保你官复原职，以为如何？

崔成 既蒙大人见爱，敢不从命！

张千 相公，还有我？

崔成 唔，学生这一家什张万，也需烦请大人容个衣食去处？

郑子涛 衙前正好缺一，补他做一名差役！
 张 千 拜谢郑大人！
 郑子涛 免礼。依弟，东关案稍露端倪，庆三老汉一时难吐真言，依您之见，如何才能捻获奸贼呢？
 崔 成 案发之后，奸夫定必芒身不露。依弟愚见，可以假传讯息，贴出布告，伪称杀人凶犯已舒获归案，然后夜探常家……（耳语）
 郑子涛 妙计！哈……
 〔场布落。〕

第三场 捉 奸

时： 两天后夜晚。
 地： 常三郎家内外。

〔场布名：中幕前。
 〔甲、乙衙役扶布告上。〕

衙役乙 （念） 贼子杀死常三郎，
 衙役甲 （念） 害得衙役昼夜忙。
 衙役乙 （念） 凶手已获贴布告，
 衙役甲 （念） 正是死狗假活狼！
 衙役乙 嗨！你敢会知抓着的不是真凶手？
 衙役甲 要抓真凶手，除非江水倒流！
 衙役乙 这么说真凶手是你的亲戚朋友？
 衙役甲 你真的和我掺渗油，小心舒你是咎！
 衙役乙 要不你说“死狗假活狼”，是啥来头？

衙役甲 这个新知县，无能老朽，出了人命案，惊甲双脚球。监犯那么多，使惊无凶手，秋后决一个，此案草草收。所以说，死狗假活狼，就是这因由！

衙役乙 你恰着看恰着想！（笑）

〔张千上。〕

张 千 二位，张大人有讳。

衙役甲 布告还贴未了。

张 千 师爷说有紧急公务！

衙役乙 有紧急公务？快回衙！

〔三人急下。〕

〔中幕启：常家院墙内，卧室门外。〕

〔艾春兰艳妆，上。〕

艾春兰 (唱) 月黑星稀二更天，
凄冷空房独守眠。
自从冤家一命死，
心惊胆跳到鸡啼。
堪笑新仕县老爷，
草草结案贴告示。
除却了心迷一事了离！
入夜艳妆待君来，
血衣待他来料理。
但愿从今后诸事如意遂心愿，
好同刘根长恩恩爱爱天长地久
花好月圆！

〔刘根长背钱袋上，鬼祟，强自镇定。〕

刘根长 (念) 花间赌馆去躲难，
今宵宁来会春兰。